子華子/神氣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子華子曰：古之至人，探幾而釣，深與天通。心清明在躬，與帝同功。是以進為而在上，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，以上行而際浮，以下行而極憂，以旁行而塞於四表，不言而從化，不召而效證。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。伏羲神農之世，其民童蒙，瞑瞑漠漠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是以永年。黃帝堯舜之世，其民樸以有立，職職植植，而弗鄙弗天，是以難老。末世之俗則不然，煩稱文辭而實不效，知譎相誕而情不應，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，機括存乎中而群，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，是以父哭其子，兄喪其弟，長短頡牾，百疾俱作。時方疾癘，道有繈負，盲禿狂傴，萬怪以生。所以然者，氣之所感故也。夫神氣之所以動，可謂微矣，日月薄食，虹霓晝見，五緯相淩，四時相乘，水竭山崩，宵光晝冥，石言犬痾，夏霜冬雷。繆盩之族，諸禍之物，不約而總至。所以然者，氣之所感故也。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，故曰天之與人，其有以相通，此之謂也。

留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，目相屬而言不接也，業成而辭歸，將隱居於五源之溪。子華子曰：天下之物有甚骨稽而難持者，女知之矣乎？疾之則脫，緩之則敝焉，以逝非捉圜之謂也。而所謂善持者，能為之於疾徐之間。今女之所治，吾無閑然者矣，然子之誌，則廣取而汎與者也，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，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宮庭者矣，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，取女之所以為璧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，夫道固惡於不傳也，不傳則妨道；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，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。今女則往矣，而思所以慎厥與也，則於吾無閑然者矣。

子車氏之猳其色粹而黑，一產而三豚焉，其二則粹而黑，其一則駁而白。惡其弗類於已也，嗑而殺之，決裂其腎腸，麋盡而後止。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。子華子曰：甚矣心術之善移也！夫目眩於異同，而意怵於愛憎，雖其所自生，殺之而弗悔，而況非其類矣乎？今世之人，其平居把握，附耳呫呫相為然，約而自保，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。及勢利之一接，未有毫澤之差，蹴然而變乎色，又從而隨之以兵，甚矣心術之善移也，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猳。

宋有澄子者，亡其緇衣，順塗以求之。見婦人衣緇衣焉，援之而弗舍曰：而以是償我矣。

婦人曰：公雖亡緇衣，然此吾所自為者也。澄子曰：而弗如速以償我矣。我昔所亡者紡緇也，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，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，而豈有所不得哉。子華子曰：夫利之惛心也，幸於得而已矣，忘其所以為質者矣。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，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！今世之人，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。

子華子曰：今世之士其無幸歟，川閬水以成川，世閬人而為世。河之下龍門也，疾如箭之脫筈，人壽幾何，而期以有待也？治古之時，積美於躬，如膚革之就充，惟恐其不修，弗憂於無聞，如擊考鼓鐘，其傳以四達，繹如也。今則不然，荒飆怒號而獨秀者先隕，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。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，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，而觸機阱。展布其四體，未有以為容也，而得拱梏懷抱其一概之操。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，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，疾雷破山，澍雨如霆，雞喑於塒，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。人壽幾何，而期以有待也！今世之士其無幸歟。

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，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，曰：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，夫五源之溪，天下之至窮處也。鼯吟而鼬啼，且曉昏而日映也，蒼蒼踟躕，四顧而無有人聲。雖然，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，兌兌以澤，其清流四註，無乏於濯溉。其蘋草之芼，足以供祭也。流光馳景卻顧於斷蹊絕壑之下，雲雨之所出入也。其石皴栗，爛如赭霞，葯草之芬從風以揚，壟耕溪飲為力也。佚而坐嘯行歌，可以卒歲。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，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，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，而寄食於海瀕。歲又弗稔，其何以供億？今之諸侯，其地相埒也，其德相若也，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？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，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，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，先生豈無意於此？子華子曰：爾歸而語而夫子矣，而以所以屬於我者，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。吾聞之，太上違世，其次違地，其次違人，而之所誌其違地矣乎。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，曰我必死，爾以吾骨反而涉河，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，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，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。夫誌之所存，雖逖而親，雖缺而成，疆裂壤斷，不吾間也。而今而後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，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，吾何必往也？喜來，賓胥，我之不得往，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。詩不雲乎，莫往莫來，使我心疚。吾之與而夫子也，其弗覿矣乎？

子華子自齊而歸，召子元而訓之曰：來爾會，而小人其謹誌之。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，周公作成，周定鼎於郟鄏，修和周郊，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，其族有三，曰並裹之璞也，曰太山之器車也，曰唐叔異畝之禾也。唐叔得禾，異畝同穎，吾之宗君請以為獻。王命分寶玉於魯公。時庸展親，歸禾於周公，作歸禾。周公旅，天子之命作嘉禾，

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堂，以朝作程典令。其顯庸書在故府。逮宣王之時，吾之宗君入董，六師為王虎臣，是曰司馬。司馬之後凡九世，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，十有一世而固並於溫。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，背違其群，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，宗如瓜苗之有衍，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。及吾之身，雖不釋於簡主，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也。今主君之為人，強毅而法，能忍詬而無慝，挺挺而不回，且受人之規言，其將光啟於趙氏之業，而大其前人。吾且老矣，而不得以相其成。來爾會，而小人其謹誌之，其勿有二心，以事主君。惟是寵穻之事，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，弗儉弗侈，允厘其中。其弗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涴我之所修，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勖者，則惟無宗君之忝，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。來爾會，而小子其謹誌之。